

明刊三才圖會



三才圖會

一九八七年七月江蘇廣陵
古籍刻印社據明萬曆刊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一厘米
寬二十八厘米現縮為高十厘米
寬十四厘米

三才圖會序

天下之道見於言者六經盡之矣見於象者羲之畫河之圖洛之書盡之矣然洪荒之初文字草昧自龍圖告靈而後畫繼之疇又繼之六經益瞠乎後耳是圖又爲吾道開山宜與六經並傳不刊者也浸淫叔季二氏迭興諸子百家分門競進六經第假以博青紫猶爲僅存然幾於芻狗益母論圖矣雲間侍御王公

嗜學好古沉酣仰屋之業仲子思義能讀父書旣數應鄉舉不利遂謝去帖括以著述世其家嘗廣搜博采輯所謂三才圖會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物精而禮樂經史粗而宮室舟車幻而神仙鬼怪遠而卉服鳥章重而珍奇玩好細而飛潛動植悉假虎頭之手效神姦之象卷帙盈百號爲圖海方今人事鼎沸富可汗牛而未有如此書之

觔見者也然凡物或強或羸或載或隳聞道一也而有行與笑之殊故圖之益有二而圖之窮亦有二君子貴多識一物不知漆園以爲視肉撮囊且儒者不云乎致知在格物按圖而索而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靡不若列眉指掌是亦格物之一端爲益一也萬物鼓鑄於洪鈞形形色色不可以文字揣摩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匪圖是被將以爲

魁梧奇偉一大男子食蟹者儻盡信書直爲勸學死耳得是圖而存之無俟讀書半豹而眼中具大見識鴻乙無誤爲益二也然鐘鼓不以饗爰居而冠冕不以適裸國方今圖不以課士士又安用圖爲是亦爰居之鐘鼓裸國之冠冕也爲圖一窮筆精墨妙爲吾輩千古生涯子雲且薄爲小技矧圖涉丹青之事卽童稚且嬉戲視之孰肯尊信如

古人所謂左圖右史者乎是爲圖二窮然天下有有用之用無用之用世終不以爰居廢鐘鼓裸國棄冠冕庸衆之所忽高明之所忌是輯圖意也蓋經中如易繫辭之紀法

五

五

象書禹貢之寫山川則文中之圖圖悉其形并志其義則圖中之文叅合並觀而龜龍之秘盡在楮墨間矣

萬曆歲次己酉嘉平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臨川周孔教誤



三才圖會序

洪洲王先生作三才圖會自引其端陳徵君為之序說列古今圖史所繇興廢備矣余何能贊一詞竊謂吾儒中立能使天地無憾則章變在手

序

耳陰陽之會夷險之交皇帝王伯遞起而經營之性之鑄反假之摹性雕朴萬物幾于天地不能自固其情而儒者直視之為閒澁未集尤山之洞以象怪而神姦未沈在治

至狡焉尚鼎而後知陶人之未廣也王先生之圖會其大全乎先生學大而能用昭宰鉅邑疆理及于隣封由名卿史以直見托鷹隼戾天雖伏而睨益遠湘蘭沅芷芳澤在

序

二

焉楚士詠王學使者作人至今為盛造物顛顛先生先生反從人情起伏靈觀天地盈虛消息之機言散所不能喻而其子能采之其可喻者已布在策有說有徵見諸行事

鳥在乎塵垢之不可為堯禹
也雖於庸有憾右軍紀禊事
曰天朗氣清高會多名流則
天氣為清朗蘭亭稷後此春
不再不知曾點暮春時天氣
同異卷阿之風飄然恐不類

序

三

舞雩之臺灑光景雅摹而地
勝亦未宥託三人忘獻子世
情俱澹而理味孰深童冠學
點狂得趣誰多而回目何似
滄浪有歌足聽詠歸無調可
壽堂而習之聖人有所不能

知其待先生乎其待先生乎
萬曆丁未秋八月華亭令豐
城熊釗化神阿父題于姑蘇
舟中

序

四



三才圖會序

昔先封公應侍御洪洲先生
之聘授其伯子鴻臚君允敬
暨仲子太學君允明經余不肖
亦挾一編侍先封公於帳中與
允明同研席時年皆僅踰舞

金瓶梅三行

象而允明已耆古駸々志在不朽
矣亡何先封公解臯比伯君亦
遂遯鄉校下董生之帷角戰詞
場未遂殺青之志任苒歲月
蹙眉用老君乃慨然嘆曰丈夫
處世何施不可豈獨朱紫足重

王生哉因肆意搜輯勒成一書
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物
旁逮器用時令宮室身體衣服
人事文史珍寶禮制雅細而大
喬蠢而羽毛鱗介靡不畢載其
綱凡十有五而其目無慮三百總

二

而題之曰三才圖會刻成因寄一
帙示余於都下且鍼尺蹠曰願藉
子一言為玄晏余稍々展卷未及
卒業不覺洞心駭目方今市肆
所藏多可汗牛然其鉅者不過
資帖括而細者僅足佐談笑所

稱具體則未有如此編者也余嘗
間念人之識見既殊故其嗜好亦異
王壽好書而徐馮以為書古言
之所出智者不足藏壽乃因焚
書而舞之戴安道好圖畫范宣
獨不喜及見安道所圖南都已

三

始以為有益於用而好之然嗜
書者十有五六而嗜圖者則十不
得一也允明牙籤雲笈既滿鄴
侯之架而又繪古摹今創為未
有全書此其見豈在范宣下哉
然世多訾允明以為此不過東

晉慢戲之流不以其金錢風雅
夫人不能風雅而風雅亦夥矣圖
自河出而後義畫以來有後嗣見
者乎易稱聖人立象以盡意繫
辭以盡言則六經是矣象非圖
之謂而誰謂語有之書不盡言

四

言不盡意夫書與言之所不能盡者
不假之圖將何以自見哉禹鑄九
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此
編即謂允明之九鼎可也子雲草
創太玄頻側時人之目獨侯已信
其必興何世無侯已然則允明無

問多口矣前三圖皆出御史公手載而後則允明氏之所續父子授守稱王氏家學所得與仲孰多乎始知朱紫果不足重王生矣
賜進士出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脩記注

五

起居撰述

誥命王岑顧秉謙撰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群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畫之精神也自

序

乙

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

理多所考雖有書与滕瞽等耳
是故畜鐘鼎而燭神靈畜旂章
而昭軌物畜幽風而知稼穡之
艱難畜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
畜引裾鎖諫以勸忠畜凌烟麟
閣以志振講學畜文翁之壁禁
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
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
繪南都賦范宣曰画之有益如
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
行之畜大衍成伯璵之畜毛詩
嚴彭祖張傑之畜春秋夏侯伏

明梁正之畜三禮郭璞之畜尔
雅常表微之畜九經以至兵刑
美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
執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
然可觀畜譜之學厥惟重哉後
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
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畜亡
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
漢初典籍多紀自中壘創意摠
括分為七略收書而不收畜一
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畜書明
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

繡布為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
綢黼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
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畜
籍二十四卷餘悉化燬燼三厄
也陳之畜史隋得之隋之畜史
唐得之一覆于楊州一沒于砥

序

四

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
緯之書凡有畜者皆指為畜讖
爰使四出搜焚之為史料者至
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
古等閱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
萬餘南渡而後象樽牛鼎龍詠

鴈燈悉輦虜地即高宗好寫五
經宣付畫院補畜而所畜几何
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唐破蜀
皇甫真之字新都幸術之克淮
郡不取秋毫但收畜籍有蕭
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

序

五

卒付之搶攘狼籍而已七厄也
任宏王儉之畜譜阮孝緒散而
物之雜部已自可恨然摠記內
外篇尚存畜八百七十餘卷鄭
樵去古雖逖通志所記亦不下
二百三十二畜經睢國而胡与

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

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
和幸賴累葉以來

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秘文逸典
次第出獨所謂畝者寥々十不
得一焉此王公三才畝會之所

序

六

由作欣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
之能事乃是畝而後書與事皆
有所貫串根柢如明醫之洞見
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
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
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

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畝而博
覽之為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
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武
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
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多是事
及觀此畝乃知王公去古人未
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
故不辭而為之序

序

七

華亭逸史陳繼儒撰



三才圖會引

嘗讀韓琴臺書有云圖畫所以
成造化助人倫窮萬變測幽微
蓋甚哉圖之不可以已也自魚
鳥獸之象興而圖幾絀暨經
生學士爭衡于射策帖括之間
而圖大絀嗟乎鑄鼎象物尚知
神姦况圖因洩天地之秘者哉
余少年從事鉛槧即艷慕圖史
之學凡域衡地域人物諸象繪
靡不兼收而季兒思義頗亦棲
心往牒廣加蒐輯圖益大脩友

人李嗣斯何拙之皆博雅君子
也相與校讐成帙交口清擇而
余因引其端夫玄英初刻未有
文字先有圖書今書可汗牛而
圖不堪飽蠹即欲測微窮變其
道何繇語云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此皆六合內事而可寘
弗講哉是編也圖繪以勸之于
先論說以綴之于後圖與書相
為印証陳之槩几如管中窺豹
雖畧見一斑於學士不無小補矣
若曰揮纖毫而萬類由心展方

寸而千里在掌余殆未敢以為然

萬曆丁未仲春洪洲王圻撰

孫增新州侯孔鶴書

序

三才圖會凡例

一天文止載三垣二十八宿及分野其餘小星俱不盡圖
一天文中星其說不同第以堯典月令四季詳繪為圖以
俟博雅者參焉

一天文數家推步各殊故其度數多寡不一當俟識者為
之折衷

一地理凡神州赤縣星羅碁布不能盡圖止圖所在名山
大川以資卧遊者之賞

一地理如溝渠井田雖人習睹然濬畝改水其道甚宏故
亦畢圖

一人物有圖有說第世遠人湮未易盡圖而一時名碩又
不可禪其牢落故稍稍人為一說庶缺雖不足文猶可
徵云爾

一人物本朝 御容厯 三聖名臣厯二十餘公據家藏
舊本餘缺者不敢妄貌

一仙釋一家雜見諸書今取其稍信而可圖者餘俱不載
一如俞兒帝江雜見稗官似為非妄第非神非鬼故附於
裔夷之末

一是編以圖會爲書凡時令宮室身軀衣服禮樂文史人事與夫器用草木鳥獸昆蟲之類俱各有圖第卷帙浩煩未易卒畧尚俟續梓

三才圖會卷之一

雲間元翰之土圻纂集

男思義校正

天文一

天文總圖

太微垣圖

紫微垣圖

天市垣圖

天文總圖

